

甘食美服安居樂俗

- 左小腿粉碎性骨折雜記

陳彥宏

25 August 2009

楔子

2009年8月3日，從澳洲塔斯瑪尼亞要回台灣的日子。但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緣，整理完行李後，把一早的一點奇特的境遇，以「道別」為題，寫了短短幾行的心境感想，留在電腦螢幕上，就啟程去機場了。短短的文字，留給太太下班回家後分享。這短文是這麼寫的：

道別

從2004年二月到現在，來去澳洲，也已經22次來回，算是個稀鬆平常的事了。

今天下午的班機要回台灣，不巧，太太要出差，二個小朋友要上學，我要一切自理，也沒人送機。

忙得晚，也睡得遲了些，一早，他們三位要上班、上學前，陸續到床前跟我說BYE-BYE。半夢半醒間，倒也覺得好笑，好像是告別式最後，繞著遺體最後的注目與道別。

我一個人在家，躺在床上，身體躺直，手腳放妥，想想，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告別，我能告訴我自己些甚麼？我能像解脫阿羅漢般，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今天的道別很好！引申的問題也很好！今天搭飛機回

去的航程中，可以好好檢討了！

晚間，從國內線轉到國際線機場，我打電話回家，問問太太有沒有看到我的「新著作」時？我這個沒什麼「慧根」的太太很簡單的回答：「你三八喔！寫那個什麼東西！飛機不會摔下去啦！」

2009年8月4日，飛機沒有摔下去，中午時分平安的抵達中正機場，下午回到台中家裡，和往常一般，分配完一些送親朋好友的小禮物，晚間也就早早休息，明天還要去台中港拜訪幾位前輩。

清洗水塔

台中的家，是個二十五年左右的老房子，五層樓的透天厝，每層樓都三米多，很高。六樓是個大陽台，七樓頂佇立著一個鋼筋水泥建築的大水塔，也很高，我甚至可以站立其中。過去這二十幾年，我大概每一、二年就會上去清洗一次，算是例行工作。

2009年8月5日，一大清晨醒來，突然發現沒水可用，我搬了個A字型鋁梯，放在六樓陽台，爬到七樓水塔看看，檢查後確認是因為浮球細繩的斷落，使得一樓水櫃的水，沒能打上去七樓頂的水塔。

重新接妥浮球細繩後，想想今天一早沒事，又難得水塔水位那麼低，是個洗水塔的最佳時刻，我就獨自爬進水塔，把水塔內部以及底部的沉積物痛痛快快的洗得乾乾淨淨。

洗完後回到六樓，突然發現鐵門怎麼被反鎖了，我敲敲門又大叫了多次，都沒人回應。我想肯定是媽媽剛剛上來看門沒關就順道關起來了。反正沒事，索性就再次爬到七樓水塔內，把淨水用的木炭也一併再次洗淨。等收工後，再來好好叫叫，請媽媽開門。

及地落地

今年的水塔清洗工作總算功德圓滿了！

準備下六樓，不料剛踩A字型鋁梯的第一階時，鋁梯晃動，我的

重心又已太早離開七樓地板，於是就這麼整個人橫側的滑摔落六樓。

或許是大學時打橄欖球時訓練的好習慣，也或許是我還懂得一點自我保護，當摔落時，我立即用我的右手抱頭，弓著身子來個硬著陸。就這麼讓右側的手、背、臀部、右大腿幾乎同時接觸地板。「碰」的一聲著陸，很痛，不是狀元及「第」，是及「地」，也是落地。

但是接下來的一瞬間，也來不及任何的反應，我眼睜睜看著我的左腿腳踝附近，直刺刺的敲向地板，清清楚楚的聽到骨頭斷掉的聲音。

說真的，這個當下，我沒感到疼痛，只看到明顯斷裂的脛骨，撐起小腿皮膚，沒有穿破，但是小腿裡面的春秋、戰國、三國演義都已陸續揭幕上演。

求救程序

小腿開始脹痛、抽痛、各種痛一起澎湃而來，也感覺我的腿沒辦法移動了！

地上還是洗水塔後夾雜泥沙的溼滑，我用我的右手臂和右腿，像船槳一樣，一吋吋的挪動我的身子向鐵門移動。四、五公尺的距離，感覺就像四、五公里般的漫長。

到了被媽媽反鎖的鐵門，我使勁的敲擊，用力的呼喊「媽媽我腿摔斷了！請媽媽開門！」一次又一次。

是這個透天厝太大了？還是隔音太好？我的呼救，沒有回應！完全沒有回應！

帶業往生

我持續的敲著鐵門，緊握著拳頭持續的敲著。沒有回應！還是完全沒有回應！

清楚的，我知道，小腿內部的持續出血，以及這麼無可忍受的疼

痛，不消多久，我應該會面臨休克。如果休克，又沒人發現我在屋頂，那我今天大概要帶業往生了。

說真的，那時的心裡是出奇的平靜！我只是靜靜的問我自己，我就這麼走了嗎？怎麼這麼神奇呢？不過，我還有一件海難救護的人生大夢還沒去做呢！我就這麼要走了嗎？怎麼這麼神奇呢？我再一次的問我自己。

好吧！佛菩薩啊！水塔我也洗乾淨了！如果我走了，剩下的就交給您了！

既然要走，我就整理一下我自己最後的儀容吧。於是，我咬著牙，伴隨著極其痛苦的大叫一聲，我把我自己斷掉凸起的小腿拉直。

很痛！超級無敵天壽痛！痛到心臟差點忘記跳。然後就靜靜的躺在地上好一陣子，看看佛菩薩會不會來接引了。

善巧因緣

完全不知道屋頂發生大事的媽媽，在距離我最遙遠的一樓，和鄰居聊天，抱怨家裡沒水，卻怎麼還有水從屋頂流下來？恰巧隔壁來了一位泥水匠，正在苦無車位停車。媽媽好心的告訴他，可以暫停家門口，也請他有空到屋頂巡一下我們家的水塔。這位先生感激之餘，二話不說就直接上到六樓。我聽到隔壁有人開門的聲音，立即請他下去請媽媽上樓來。

爬得喘呼呼的媽媽，直到四樓左右，才聽到我的聲音。媽媽上到六樓，打開鐵門，看了一個全身髒、濕又躺在地上的兒子，雖是驚惶與不捨，媽媽還是很鎮定的打了119請求救援。

至此，我大概已經躺在地上超過半小時了！還活著！所以，理論上，這一次，佛菩薩算是拒收吧！

媽媽遞給我手機，我撥了通電話回澳洲，告訴太太：「我摔斷腿了！現在躺在地上等救護車。」在太太習慣性的反應出驚惶失措、焦慮不安的同時，我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漸漸由遠而近。我感覺很累，不太想

講話，也不想回答問題，就掛了這通國際電話，想必，電話另一端的太太一定又更驚惶失措、焦慮不安。

救援勤務

救護車意外的來到家門口，也開始聚集關心的左鄰右舍，大家東張西望好奇的看著盼著，抬出來的不知道是什麼狀況？

只可惜，119 就來了一男一女，我又那麼大隻，擔架使用上可能有很大的難度。所以在六樓稍作固定後，我試圖在救援人員的攙扶下自己單腳移動到五樓。但是實在是太痛了，感覺腿都軟了。真的，這是這輩子第一次感覺到什麼叫「軟腳」。

119 那位強健的救援人員徵得我的同意並要我忍耐下，決定揹我下樓。就這麼咬著牙，忍受斷腿搖晃的痛苦，從五樓下到一樓。隔壁鄰居看到了趕緊也來攙扶，把我送上救護擔架，直奔台中大里仁愛醫院。

途中，可能是為了緩解情緒，還是可能可惜我弄髒這張擔架，那位女性救援人員告訴我，我躺著的這個擔架是最新式的、全新的，一台要一百多萬，前幾天剛驗收，我是第一個使用人。我一時也覺得挺愉快的，以後一定要告訴眾親朋好友，我全身髒兮兮溼漉漉的躺在一張一百多萬的床上。

急診程序

醫院的急診室，每天都上演著人生的生死大事，有條不紊迅速俐落的標準程序對這些 ER 的醫護人員而言，都是家常便飯，也算是談笑用兵。很快的，ER 人員從 119 人員簽收我這個洗水塔摔落的傷患後，正式接掌我的生死大事。

在醫師初步診斷的同時，護理人員幫我套上醫院的衣服，同時用犀利的剪刀剪去我的髒濕又沒辦法自己脫換的內衣褲。就在這薄薄的醫院病患的袍子下，竟然是我光溜溜髒兮兮的身子，這種感覺，真是奇怪。

緊接著，安排照 X 光了。X 光室裡面，醫師輕鬆的和我這位洗水塔工人交談。我比較有印象的是這位醫師說：「我們還是要多做好事的，剛剛送你進來那位女性 119 人員，就是我以前訓練的學員。你看，現在就派上用場了，真好！」但是隔了幾秒，這位醫師補充一句：「不過，他把固定板弄錯邊，這樣不能照 X 光，所以我們要拆開重新固定才能照 X 光，您忍耐一下喔！」

於是，我又多痛了好一下子，才完成 X 光攝影。

最後一句

骨科殷主任親自出來看我的 X 光片子，也向媽媽和匆忙趕到醫院的爸爸說明我粉碎性骨折的狀況還有開刀的急迫性，以及開刀方式，內鎖式固定鋼板材料選擇等等。

無法理會那麼多訊息了，我自私的專心感覺我的疼痛、專心感覺我那斷三截又粉碎性骨折的腳脛骨、專心感覺以後會不會領殘障手冊。這時，我感受到，其實，專心挺難的，想要一心不亂更難，難怪要往生西方極樂是那麼難。後來，我覺得我最專心的是數著醫院的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一根燈管，一個阿彌陀佛，一根燈管，一個阿彌陀佛。其餘的，都在腦後了！

終於，要推我進手術房了！爸爸媽媽跟在我後頭，萬般不捨與緊張我都感覺到了。其實，進手術房這個瞬間，我是很想哭的，不孝的是我，讓爸媽擔心了。不過，我還是很瀟灑的舉起手來，像電視劇的男主角一樣，向後面揮揮手，至少萬一如果蓋著推出來，那這次就算說 BYE-BYE 了！

牆壁的時間顯示 13:30，我躺在手術台上準備麻醉，麻醉師來做了些說明後，一位年輕醫師問我做什麼行業？是不是洗水塔的？我無奈的回答說：「我在大學教書，我是教工作安全的。」一時手術室內大家哈哈大笑，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然後，連麻醉的 123 我都沒聽到，就沒有然後了！

隨業重生

聽說，我是深夜送回病房的！聽說我的手術長達五個半小時！聽說我在恢復室也很久！聽說太太從澳洲打了 N 次電話問開刀好了沒有？這些我都不知道，都是聽說。

我只知道我最後一次看時間是 13:30，我只知道我這次醒來是半夜，天花板長得不一樣了，燈光不一樣了，左小腿也包了一大包，像個大象的腿，右手的點滴多了幾條複雜的線，也有一些控鈕，還有更可怕的是，我竟然被插了一根導尿管，還向外連著一個尿袋！更可怕的是，我全身不舒服又沒辦法動！

半夢半醒之間，我感到最神奇的，其實是那消失的那麼多小時，完全沒有記憶！我一直在想，那時的意識去哪兒了？現在呢？現在算不算隨業重生了？我算不算死過一次了！

回想阿諾

插著導尿管，掛著尿袋，雖然有些疼痛，但對於不良於行的我，還真方便。不過，問題來了。護理人員每一陣子，就會過來檢查一下，倒尿液，紀錄排尿量，更不好意思的是，護理人員每天還會來進行清潔和消毒。說真的，心裡感覺是極度的不好意思。

我回想我在約莫十六年前教過的一位大四生，體格健壯，大家都叫他「阿諾」，不過卻在大四下發現罹患直腸癌，幾次開刀後病情直轉急下。在他往生前大約十天左右，我到醫院看他。阿諾很無奈的告訴我：「老師，你知道嗎？所有的疼痛都是很痛苦的，不過我都可以忍，但是，真正的疼痛，是這種光著屁股，掛著尿袋，掛著人工肛門袋，任由護士小姐們料理，任由經過的人們怪異眼神觀看的感覺。老師，我已經不知道尊嚴是什麼了！」

阿諾十幾年前告訴我的感覺，我到這幾天才算真正體會一小部分。

終於，在第四天，導尿管拆除了！很多奇怪的感覺也漸漸煙消雲散。

市場火腿

手術完畢，媽媽說我是著實的昏睡了一整天。儘管有訪客，我也是半夢半醒之間，也不知道有意識還無意識，也不知道我在回答些什麼。

我是不清楚這一段，我只知道醫護人員告訴我有一個按鈕，只要覺得很痛很難忍受的時候，就按一下，止痛藥就會隨著點滴注入，可以立即緩解疼痛。這是個多麼好的設備啊，我下意識的去按鈕，半夢半醒的也去按鈕，結果不到一天，我用了快二天的劑量，麻醉科的醫護人員趕緊來告誡，要我自制一點，不然很不好。後來我終於知道，這個讓我不會痛的好東西叫「嗎啡」。

手術完當晚，半夜，一位年輕醫師來換藥，我看到我左小腿包紮的厚厚的白紗布，全部染成鮮紅，隔天上午也是，但已經開始減緩。但在減緩出血的同時，我發現我的小腿開始脹大，腳掌也是。

小腿和腳慢慢的脹大，從原來的皮膚色，漸漸變成粉紅色、深紅色，然後漸漸出現淡淡的紫色，其中有一部分呈現深紫色，甚至黑色。

脹痛的感覺非常不好受，還伴隨一些麻和抽痛。眼看著小腿變得比大腿粗，我好擔心這皮膚會不會脹破。

小腿開刀處包了起來，我躺在床上，半臥半坐，遙遠的看著我那碰都碰不到的肥肥腳掌。我請媽媽借我手機拍照，我告訴媽媽說：「您看，這像不像市場在賣那種灌得非常飽滿的火腿？」

纖毫受之

手術完的皮肉傷口的疼痛、小腿和腳的腫脹成火紅火腿般的脹痛，幾天下來，雖有略為減緩，但還不時常相左右，流連不去。

冷不防的，夜裡，被一種新的疼痛痛醒，徹夜難眠。

明明傷的是小腿脛骨，今晚，沒事的大腿也正式加入疼痛行列了！

那是一種筋、肉、骨的綜合性的疼痛與酸痛，感覺是緊繃的筋肉，伴隨陣陣相續的疼痛與酸痛。特別是那種酸痛的感覺，好像拿著錐子鑽入骨髓，也好像拿著刨刀來回刨著大腿骨一般，痛得我眼淚直流。

如果說是要形容更貼切一點，或許《慈悲水懺法》卷下中云：「於是罪人痛徹骨髓，苦切肝心。如是經無數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地藏菩薩本願經》中云：「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求暫停苦一念不得。」

我的感覺，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的我，多麼盼望也有《慈悲水懺法》裡面那種迦諾迦尊者的三昧法水，可以像悟達國師一樣，「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覺來其瘡不見。」我多麼盼望，洗一把臉，下一次醒過來，所有疼痛都不見了！

疼痛，極度的酸痛，陣陣的襲來，波波的鑽向骨髓，久久不去。我無助的看著甫從澳洲請假趕回來照顧我的太太，喃喃的說：「有誰能替我痛嗎？」她愛莫能助的看著我，一語不發。過了一會兒，他說：「你痛，那你就叫出聲來吧，或許可以減緩一點。」我在想，這是什麼答案勒？

臨時抱佛腳的，我至誠祈求會有「代受業」菩薩到我的床前，然後就像《八大人覺經》裡說的：「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就像《普賢行願品》裡說的：「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

一天過去了，隨後也過去了不知多少天了，到了今天，我的代受業菩薩沒來，這個惱人的疼痛酸痛也沒走！或許就像大家常說的「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罪業各人消」。或許就像《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所云：「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是故眾生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

我想，這一題，佛陀給的答案大概是「纖毫受之」、「無肯代受」吧！

步履蹣跚

醫師指示，可以讓摔斷的腿開始微微受力，這樣復元會更快一些。

好心的護理小姐也為我細心的準備了四腳助行器和腋下拐杖，除了細心的解說，還拿了一本厚重的護理手冊，要我好好的研讀裡面撰寫的各種步行的方式。我想想也覺得好笑，這護理小姐未免太可愛太無知了吧？我都走路四十幾年了，而且又是上知天文下識地理的博士大學老師，怎麼還需要讀書學走路呢？

撐起拐杖，試著遵照著醫師和護理人員們的指示，進行「走路」這項極其平凡簡單的指令。就在此時，當我跨出我的人生的第一次拐杖生涯的第一步時，我「痛苦」的感覺到，我的腳脛骨可能斷得比醫師說的還多了好幾截！我幾乎可以感覺到每一段骨頭和骨頭的接縫、每一分毫骨頭與鋼板的接觸的位置，所有的神經都同時像我的腦袋傳達同樣的指令，大概是說：「夭壽喔！你是會不會走路啊？超級無敵痛勒！」

我穩住了差點跌倒的身子，靠著右腿和二支拐杖，就這麼三隻腳，呆立在那兒，就好像是不知道這「人生」的下一步該如何跨出去？

好不容易回神後，一吋吋的挪動我的身子回到病床旁，趕緊躺臥回去，除了安撫一下剛剛劇烈疼痛的左腿，也老實的把那本護理手冊的相關文章，「逐字」研讀揣摩。結論是，第一，走路，還真的有些學問；第二，我是真的不懂該如何走路！第三，我剛剛疏忽風險，如果又摔倒了，可能又造成「延長」住院的風險情境。

我那偉大的博士太太看看拐杖也覺得好笑，撐著拐杖在病房裡走來走去，直說：「你看，很簡單啊！」我告訴他，請把左腳縮起來和我一樣試試看。結果，還不是一樣愣在那裡。真的，這叫看人挑擔不吃力！

行無礙難

住院 13 天，拆線，醫生囑咐可以回家，不過未來的三到六個月，撐拐杖走路要特別小心，千萬別跌倒，回診，復健工作也要老實進行，不然下半輩子走路就跛腳，大腿也會萎縮等等。

今天，已經是及「地」的第三週了！仍然軟禁在家。雖然可以撐拐杖走幾步，但總無法超過 20 步。感覺，第三週，離三個月很遠，離六個月更遠！滴滴答答的秒針為什麼總是走那麼慢？特別是陣陣酸痛來襲時，感覺時間好像不是很認真的走啊！

行無礙，難！真的很難！

後記

這次的粉碎性骨折後三天，適逢八八水災重創台灣，躺在病床上，每天，一遍一遍的看著新聞報導，家毀人亡流離失所的鏡頭，每次都讓我莫名的淚流滿面。沒有激情，沒力氣憤怒，也懶得指責評論，就只有愛哭的我，想找個人好好的抱頭一起大聲痛哭。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的意境，《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小國寡民」的意境，都是我嚮往的。但是就怕「相忘於江湖」的魚兒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就怕「小國寡民」的人們也不知道該滿足了。

著實就像我現在一樣，不能走了，也不知道哪時可以像過去一般自由行走了？更不知道明後年鋼板拆除後，是不是還能跑？能跳？能騎車？能負重？

往往就是這個時候，人，才會懷念追憶原來已經很幸福很滿足的過去。

傷痛，是需要時間彌平的。我祈求佛菩薩，讓這些滴滴答答的時間，在平安、平靜、平和中，快快地度過。

致謝

住院這段期間，承蒙好多長輩好友的關心與探視，內心除了無限的感激還是無限的感激。尤其是台中大里仁愛醫院骨科殷主任和其醫療團隊的悉心照料、九樓病房護理團隊的溫馨照護，以及仁愛醫院廖董事長及夫人、總裁、院長、副院長、營養師等等的多次探視以及關懷，都讓我感到非常的感動。其中特別是廖董事長夫人，幾乎有空就來病房探視與關懷，並常陪伴著一直自責內疚的媽媽，真是令人感激。

也要感謝爸爸扶輪社的社友們，如 Water 夫婦、Engineer 夫婦、Printer 夫婦、Stainless 夫婦、Hotel 夫人、Bridge 夫婦、Tile 夫婦、Sankichi 社友等的到院和到家的關心。

長輩親戚們如岳母、阿姨姨丈、叔叔嬸嬸們、哥哥、姊姊姊夫、表弟、妻舅們的探視與關心，感激之餘，其實也感到很不好意思的勞動大家。

另外陽明海運胡資深協理、鄭副協理、鄭船長、陳船長，以及台北港何領港夫婦、高雄港廖領港、麥寮港高領港、台中港李領港、孫領港、秦先生、胡總經理、台北李董事長、湯董事長、呂董事長、吳財務長、越南航運 MMS 公司 Khang 總經理、Thanh 經理、高師大方主任夫婦、高海大廖主任、蔣老師、鄭教授夫婦、高雄港務局張先生、鋼琴老師陳小姐、好友周小姐以及好多位關心我的學生們等等，在颱風過後，大雨持續滂沱的日子，還不辭辛勞，千里送暖，另外還有很多關心我的好朋友們，也紛紛來電關懷，更有來自澳洲、英國、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友人們，在得悉訊息後也來電致意，這份情誼，我都會永遠牢記。

我也要感謝我那麼多位法師和師姊朋友們，在獲悉我受傷住院後，多次來電關心慰問，還熱情的替我寫消災牌位，並在早晚課中懇切祝禱，祈求佛菩薩加持，讓我早日康復。

當然，我最該感謝的應該是爸爸媽媽以及從澳洲請假二週匆忙趕回來照顧我的太太，沒有您們長時間守候在醫院照顧，沒有您們在家裡幫我料理生活起居，我想，我這一關應該是非常辛苦的。我也對這期間獨自在澳洲自己照顧自己的二個孩子感到欣慰，你們的關心與體貼我感受到了，你們的獨立與懂事我也看到了！

謝謝！謝謝大家！